

拍攝新疆15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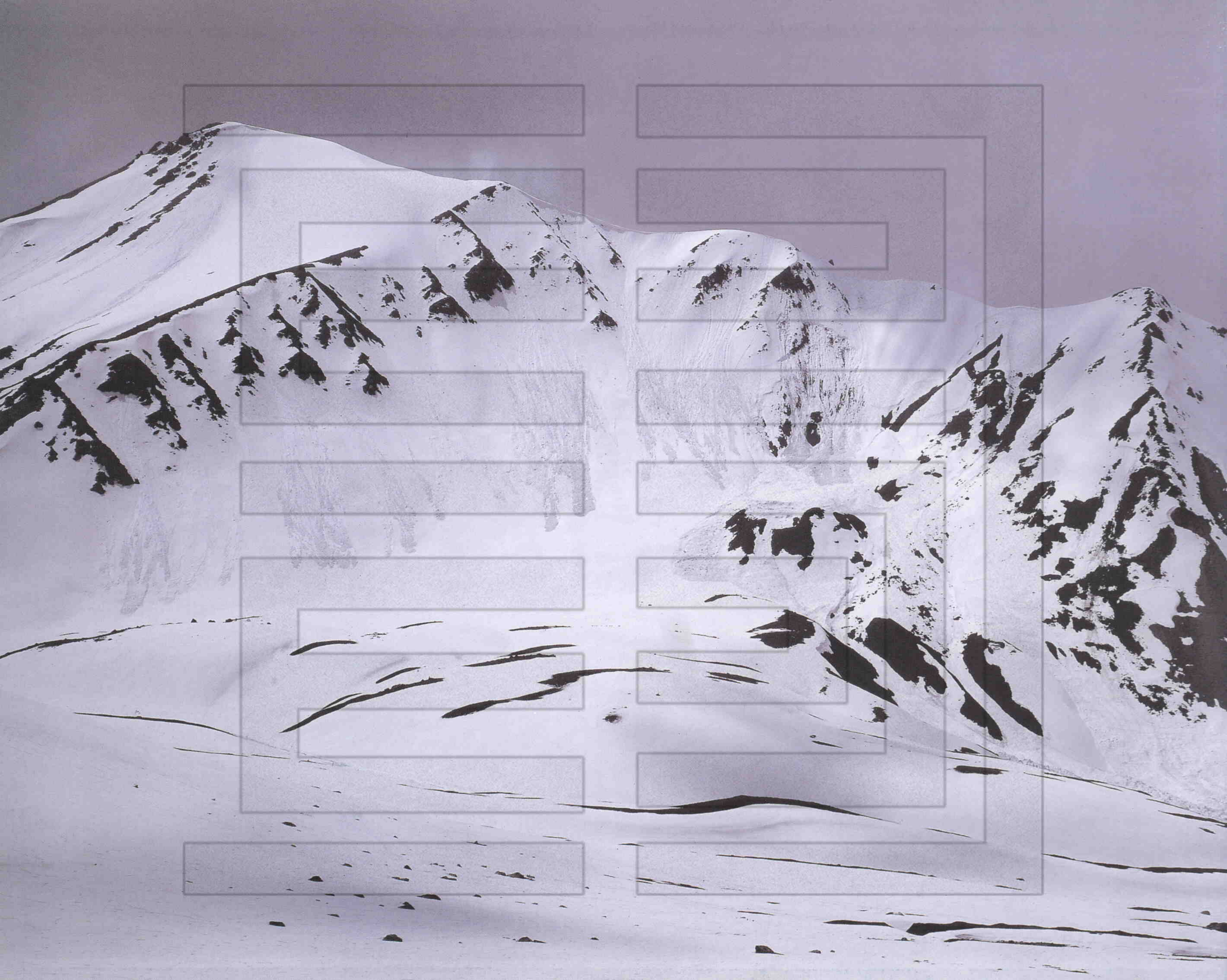
PAI SHE XIN JIANG 15 N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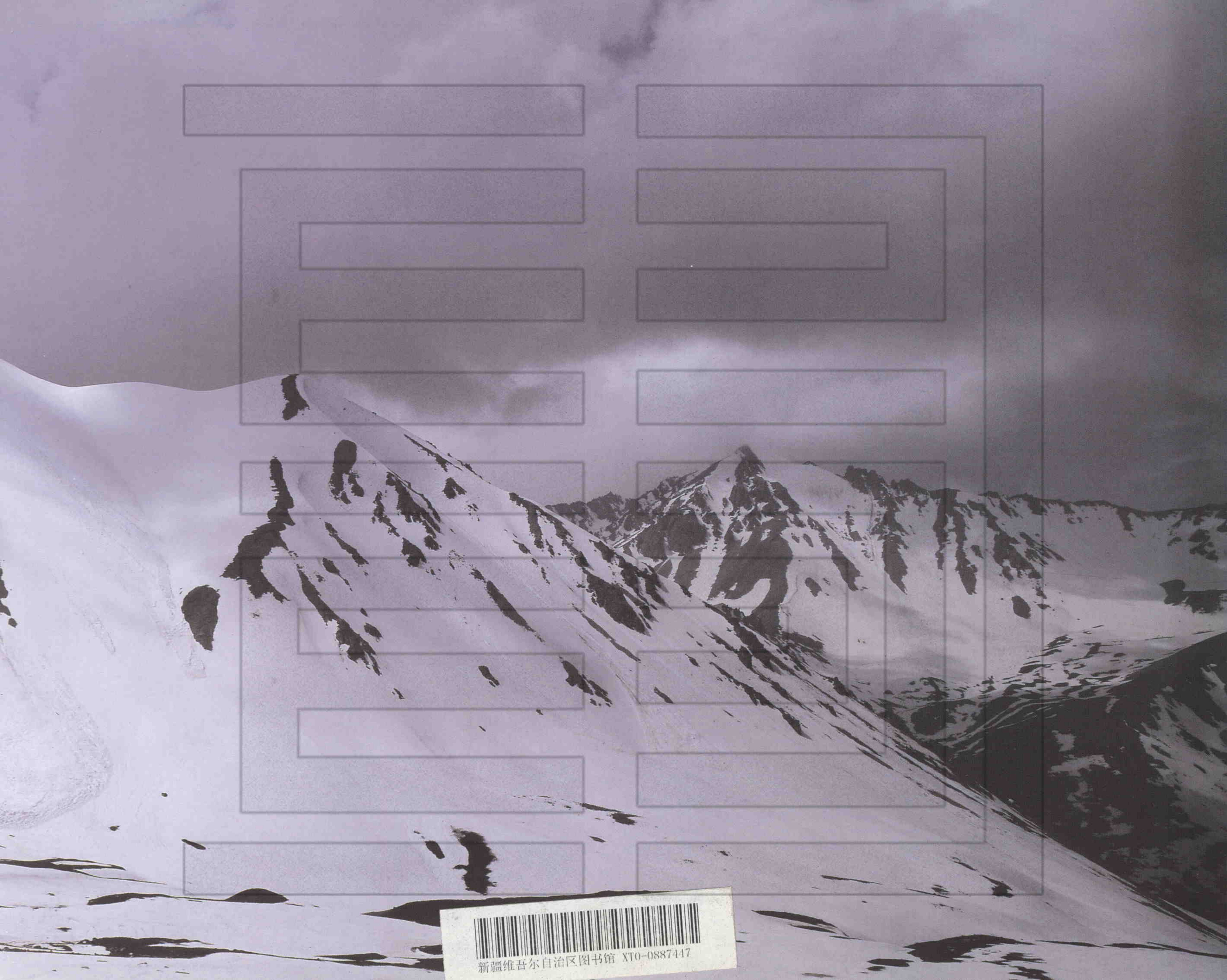
赵磊·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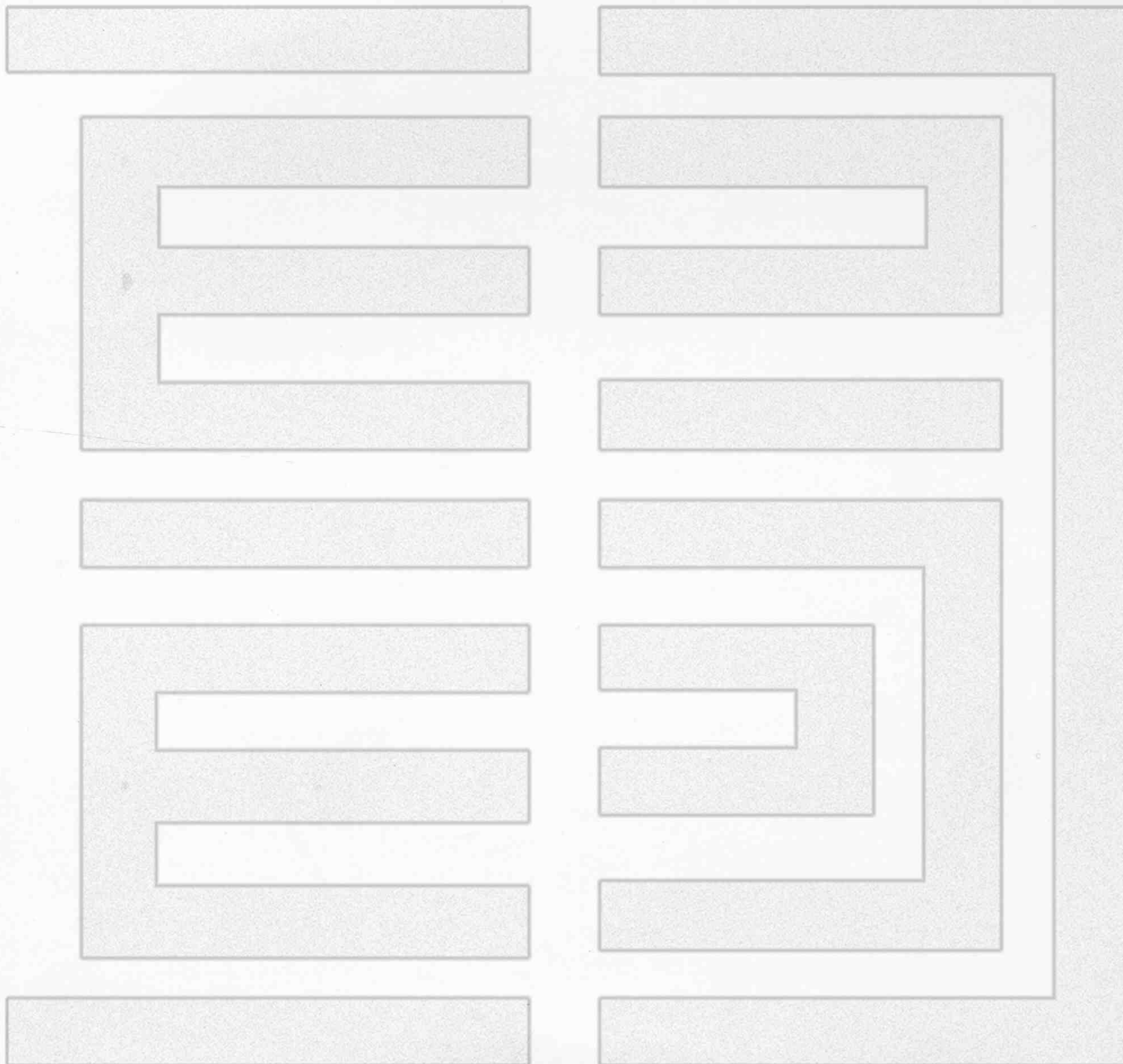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就像迷失在森林里的男人一般，明知自己很恐惧，而且也知道每走一步便会迷失得更深，但仍到处奔走，无法一直停留在同一个地方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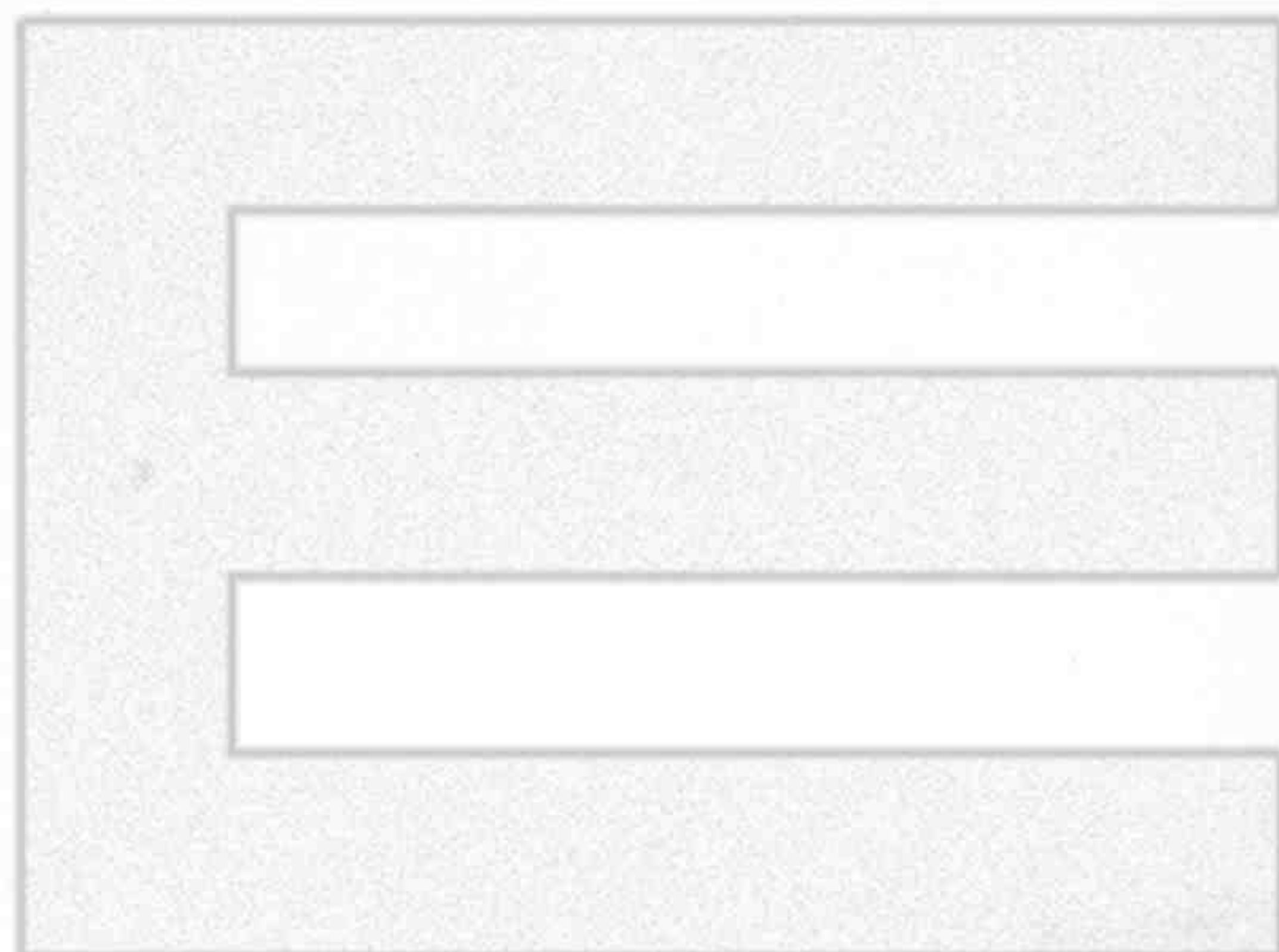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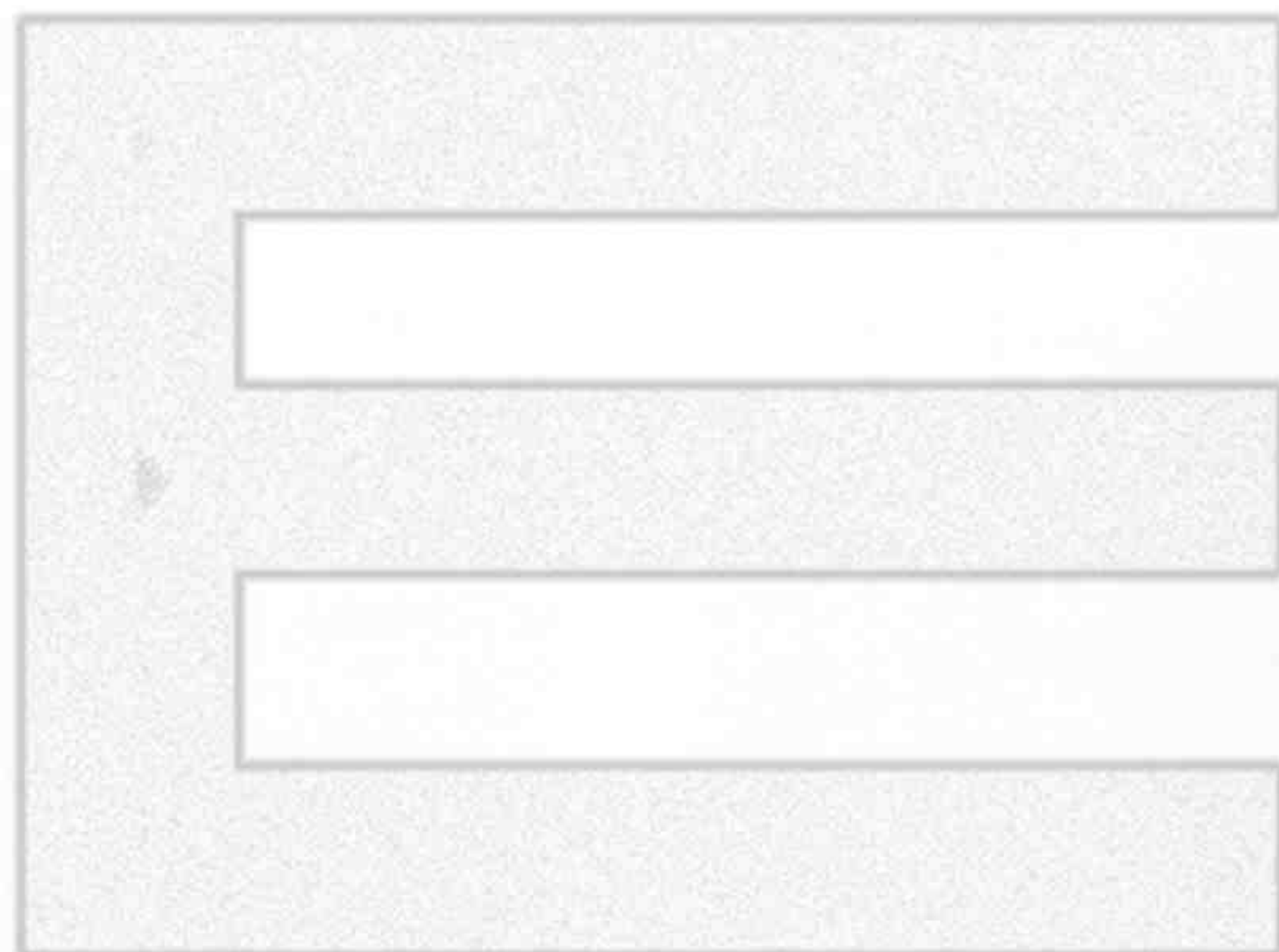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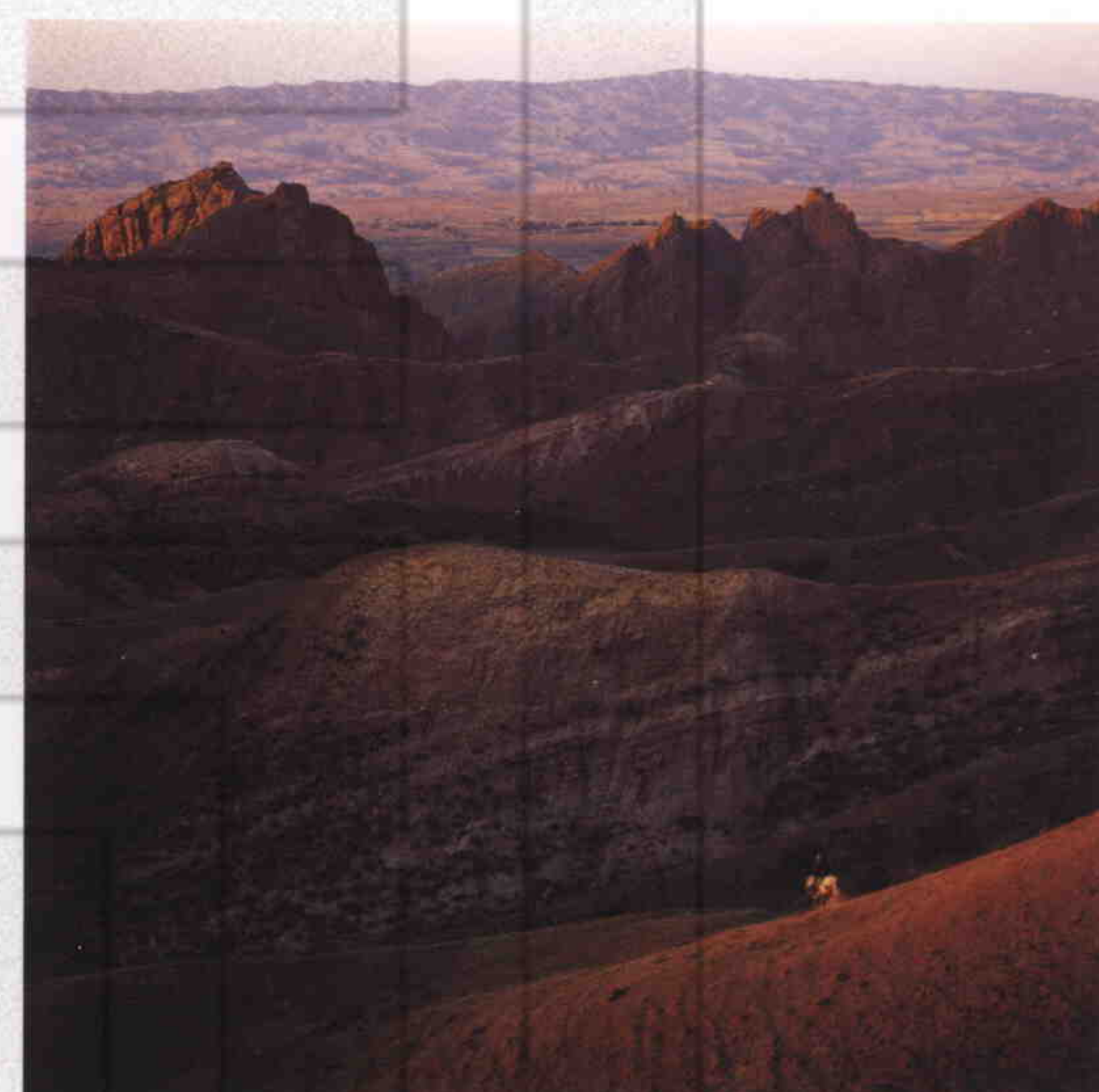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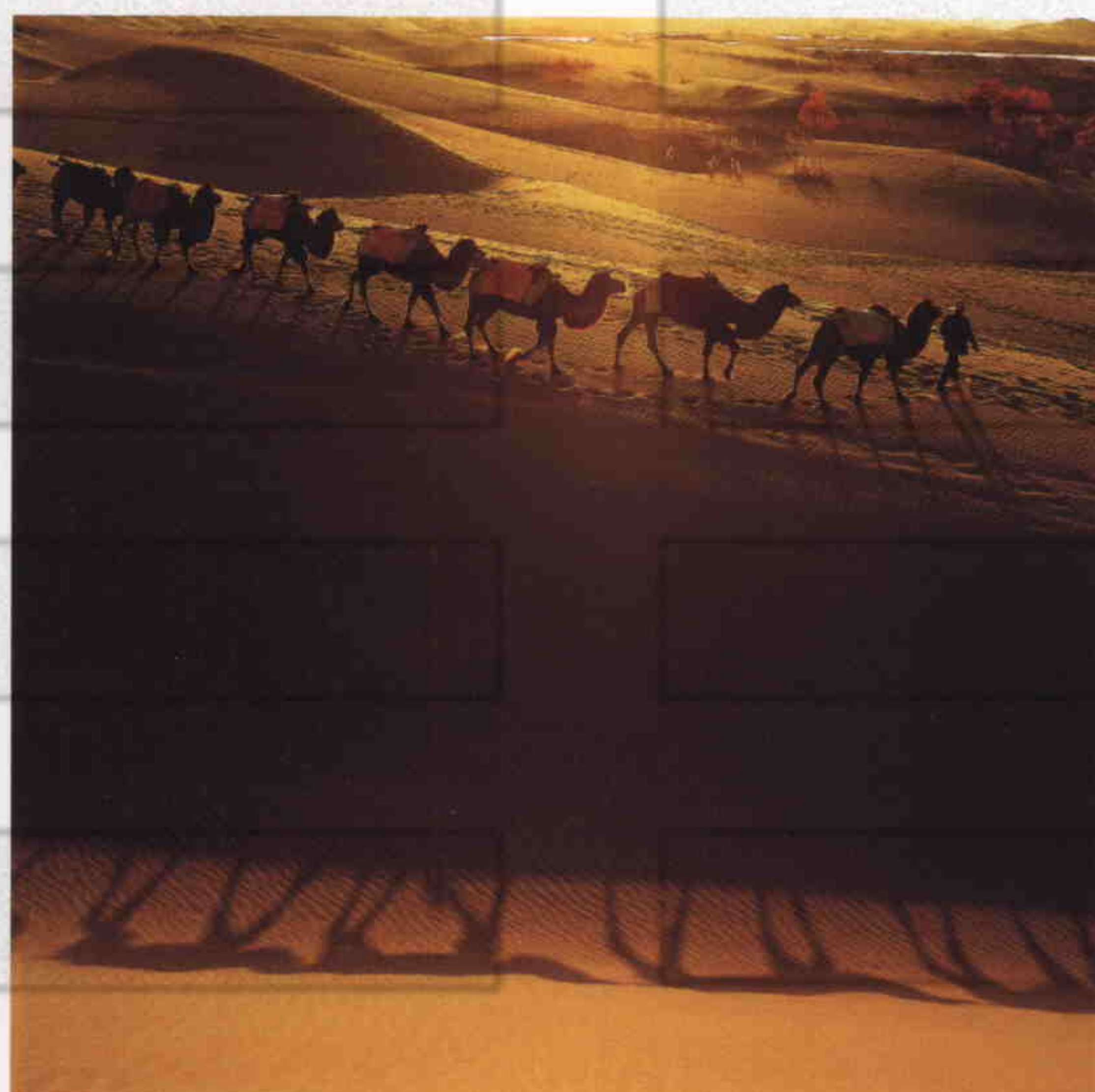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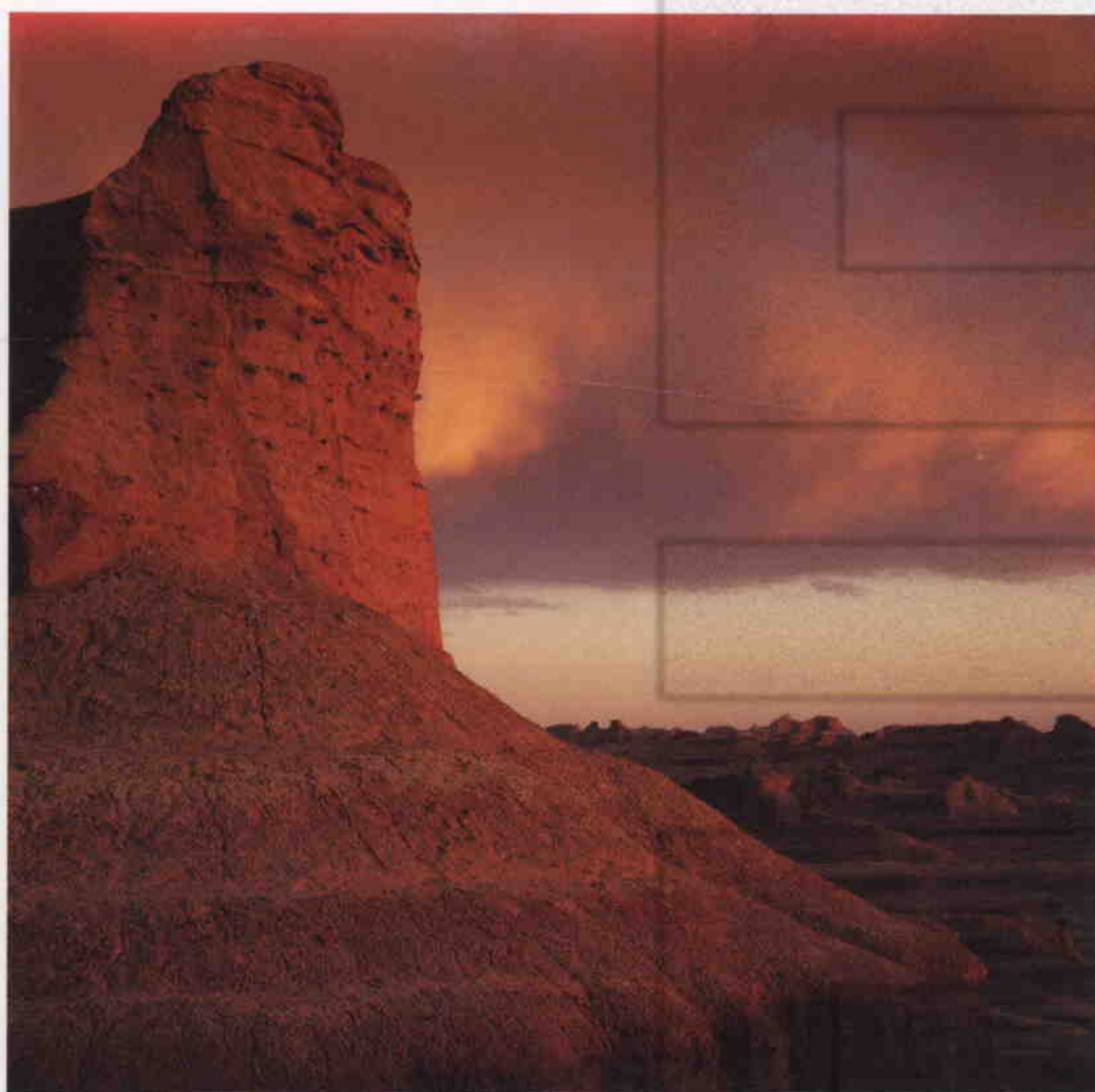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-08874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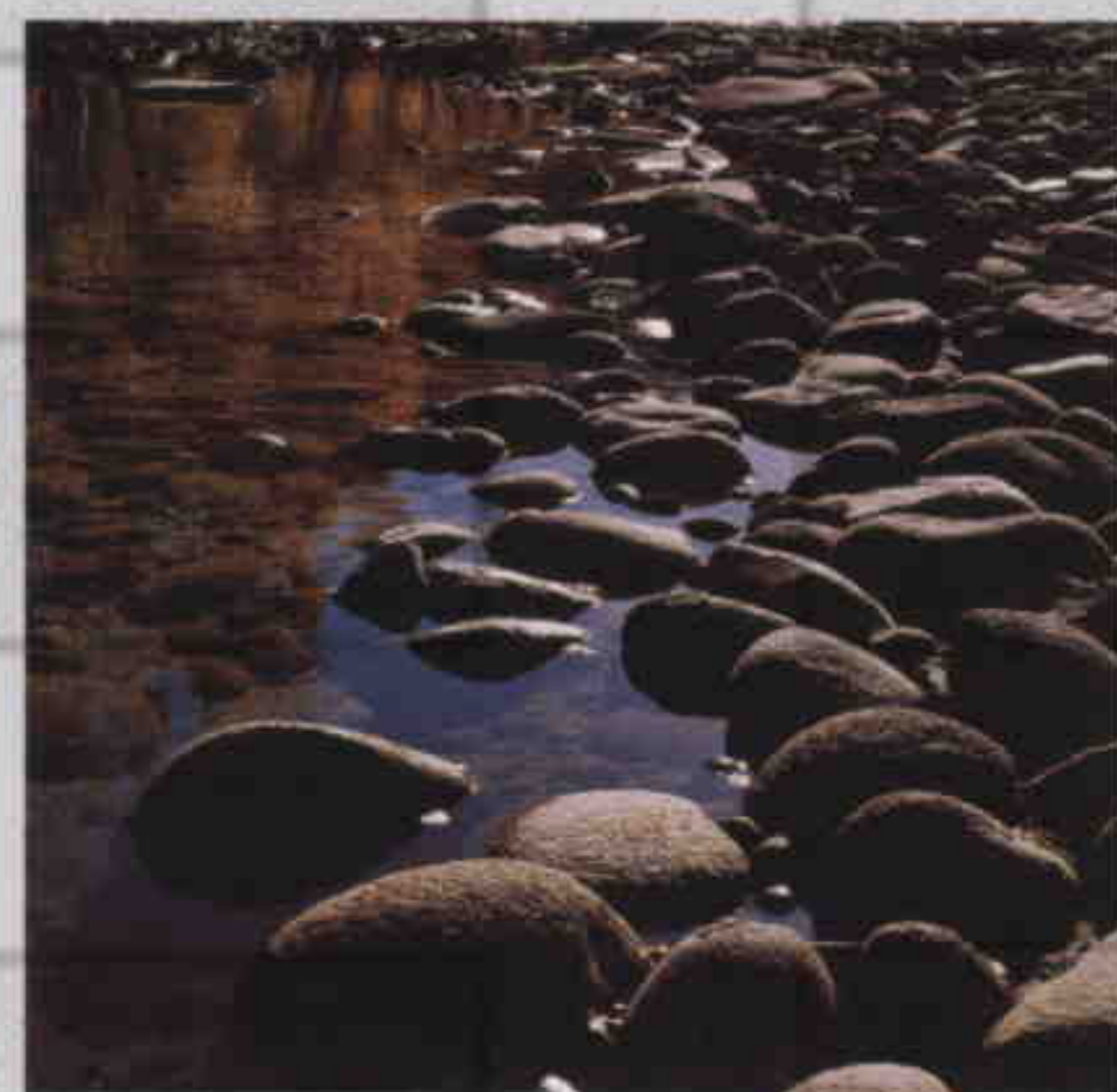


罗丹说：

“要有耐心！不要依靠灵感，灵感是不存在的。艺术家的优良品质，无非是智慧、专心、真挚、意志。像诚实的工人一样完成你们的工作吧。”







拍摄新疆十五年

赵磊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

拍摄新疆十五年 | 序言

不知不觉来到新疆已有15年了。记得初来新疆时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，如今已到了而立之年。回想这15年来的风风雨雨，真是酸甜苦辣，五味俱全……

1966年8月8日，我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汉皇故里——江苏沛县，从小受父亲的影响，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记得上小学时，每次上级领导到我们学校参观考察，我的绘画总是一项特别的展示项目。那时的我个子很矮，只有站到高高的椅子上才能够到黑板。此后例行的小学、中学、高中都还顺利，只有后来考取美术学院未果，遂就读了3年的摄影大专，使我对摄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，继而也成为了我终生奋斗的目标。

1992年，在一次参加博尔塔拉风光摄影研讨会活动中，使我同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是我第一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，领略了独特的民族风情，戈壁、沙漠、草原、雪山、湖泊，每一处都使我激动不已、流连忘返。

也是机缘巧合，我在新疆昌吉市开办了摄影公司，这使我更有时间深入新疆、走近新疆、了解新疆。越是靠近她，就越被她的魅力所吸引。在新疆的十几年里，我的足迹遍布了天山南北，风餐露宿、严寒酷暑，快乐和磨难始终伴随着我，也使我的摄影之旅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。

生命是有限的，而艺术是无限的。摄影经历丰满了我的生活，艺术更是滋润着我的生命。我愿用毕生的精力继续我的摄影之旅。



初进喀纳斯 | 阿勒泰·布尔津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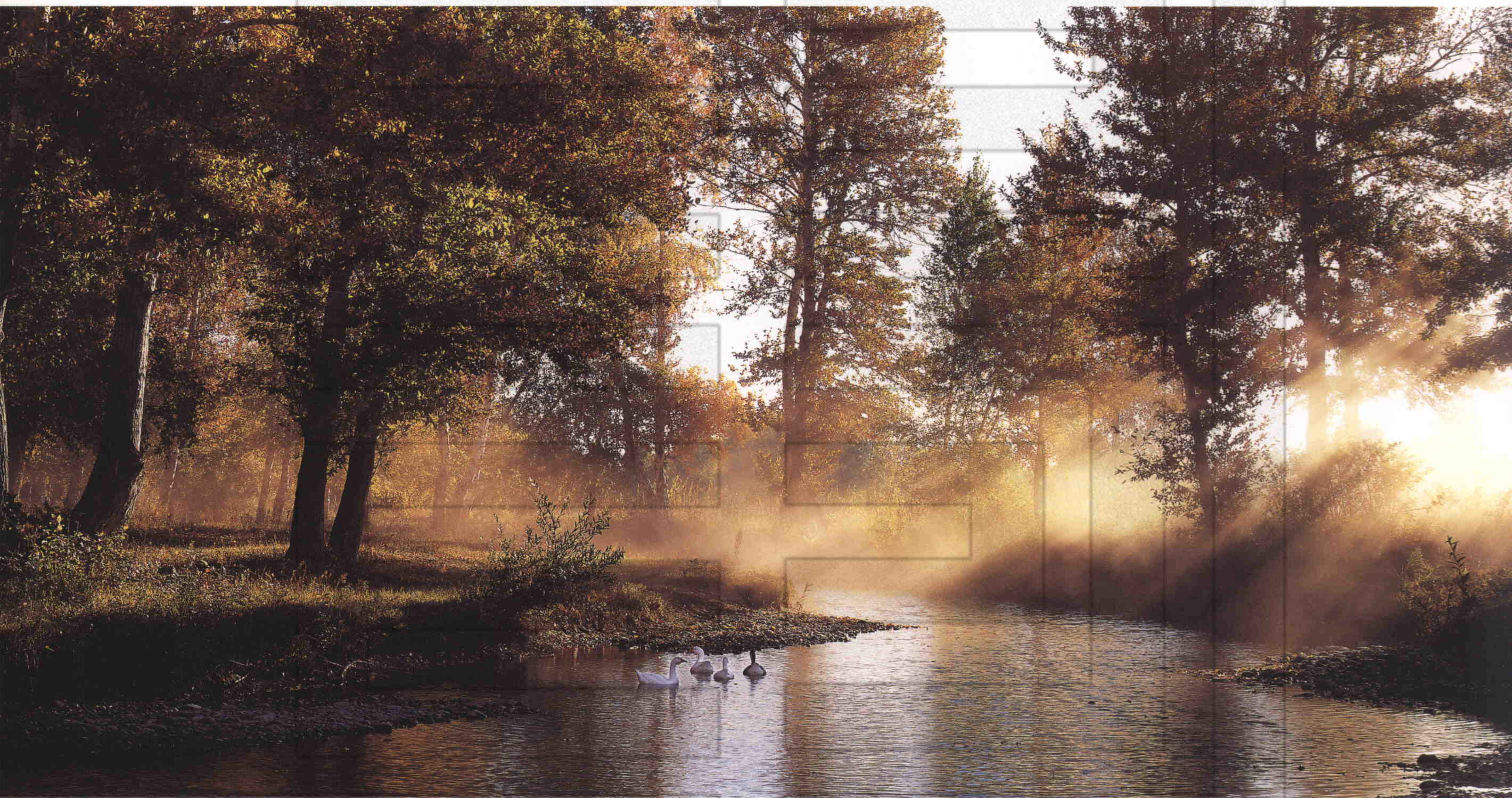
1994年10月初，我同王诚、孙辉、杨西峰和司机张磊一行五人，开着一辆北京2020吉普车，第一次走进梦幻般的喀纳斯，也拉开了我在新疆的摄影之幕。

当我们驱车经由哈巴河县进入喀纳斯湖时，几乎没有任何路可走，只有几条车辙。我们顺着车辙边走边问，路非常艰难，很多地方都是很陡的坡，再加上前两天刚下过雨，泥泞的路面更使车辆像蜗牛一样缓慢爬行。快到白哈巴村时，一处又陡又滑的坡使我们几次都无法越过。司机张磊还挺有办法，把车掉头，用倒档使车屁股朝前，再加上四轮驱动，果然挺奏效，车徐徐上升了。我和王诚拿着圆木，车上一截就掩一下，避免再滑下来。好不容易过了白哈巴村，又看到了一片沼泽地，抬眼看去有一辆车已陷在里面，有人在拼命地推车。看到我们的到来，也使他们看到了希望。我们十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车拉上来，互相了解后才知道是赵承安老师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赵老师，也为赵老师那种敬业精神所感动。我们到达喀纳斯湖时天已黑了，唯一的一家招待所只剩下了一点糊了的素抓饭，我们只有倒一杯白开水，掰开我们自己带的馕，就着咸菜，吃起了我们的晚餐。

两天的喀纳斯拍摄，让我看到了最原始的美丽风貌，月亮湾、卧龙湾、神仙湾都使我们兴奋不已，就连一片最原始的白桦林都会使我拍上两个小时，真是过足了瘾。

返程的路途我们选择了布尔津，原本想着这边会好走一点，谁知反而走了一条更无目标的漫长之路。满目都是无边无尽的戈壁滩，没有人烟，我们只有按着想象的方向在戈壁滩上狂奔。天慢慢黑了下来，更增添了几分恐怖，还好，天上的星星使我们锁定了方向，到夜里两点多才走到正路上。当我们回到布尔津县城吃晚饭时，已经是凌晨四点多多了。





桦林畅想曲 | 阿勒泰·哈巴河县

哈巴河县的桦林公园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天然白桦林带，长约28公里，宽约1.5公里。秋季的桦林公园是白桦树独领风骚的季节，树叶在树干上鲜明地展露出它们迷人的风姿，白色的树身倒映在小溪里，婀娜多姿，风情万千！

秋季的哈巴河桦林公园是我们每年必去的地方。2001年秋天，我们五辆吉普车，十几位影友相约前往，分别在桦林公园里各占一方拍摄。夕阳西下时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到达了一个小溪旁，正好有几只白鹅在水里游荡，但好像画面还缺少点气氛，于是我们灵机一动，就让张大宏开着一辆吉普车在小溪旁的土路上来回跑了几趟，果然尘土在夕阳的照射下产生出一束束的光来，使画面增添了无限的生机。我们都高兴地拍摄起来，可老张不愿意了，直嚷着要换人，要不然他就拍不成了！





拍摄大转场 | 阿勒泰·白哈巴

1997年9月底，我同好友范明华、谭成军、张大宏又一次踏上了去喀纳斯的旅程，路上我们还在聊着：这次能不能幸运地碰上转场呢？见到过很多转场的照片，那种场面、那种气势让人沸腾！总想亲身体验一次，可这次能不能如愿呢？

也许是我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帝，还没到白哈巴村，就看到成群的牛羊蜂拥而至，我们的车便顺坡直插过去，选择一个高一点的地势，大家长“枪”短“炮”地就开拍了。一队队羊群、马群、牛群，又有一批批的骆驼驮着搬家的物品，浩浩荡荡，尘土飞扬；一拨接一拨，一队接一队，络绎不绝。我们的相机更是响个不停，不知道拍了多长时间，大家都停了下来聚在车前。这时再看我们，满身都是尘土，头发都快变成白色的了。我们不约而同地说，拿来的胶卷已用掉了一大半，下面怎么办？经过大家商议，既然碰上了，就跟着呗！我们吃了点干粮垫了垫，就驱车跟着转场的队伍边走边拍。

这是一条羊肠小道，平时没有车走，不时有小沟、小河、小坡拦住我们，但都被我们巧妙地通过了，只有一处满是石头的大坡使我们的车上到半截就上不去了。谭成军把手刹拉住，我下车把前面两个轮子的驱动挂上，我们的车就像一头发疯的雄狮，怒吼着狂奔而上。我们一直追踪着转场的队伍拍摄到太阳下山，打完身上最后一颗“子弹”，才悻悻地返程回家了。

我们折返到哈巴河宾馆时已是晚上12点多了，走进宾馆时，服务员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们，一位服务员给我们端来了一盆水说：“在外面洗干净再进来吧！”这时我们才照了一下镜子，发现我们浑身都是土，满脸都是污泥，说话时只有牙是白的，我们不禁相对大笑。确实，服务员没有把我们轰走就算不错了！

虽然10天的行程缩短为4天，但回去的路上我们还是异常地兴奋，我们都在车中放声高歌，过往的车辆都惊奇地看着我们，还不时地对我们指指点点。原以为是我们的行为惹得他们好奇，回去后才知道，是我们车上的备胎跑掉了，我们却都没有发现。



